



阿麗思漫游奇境記

Lewis Carroll 原著
趙元任 繙譯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

此書有著作權印刷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五版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加勒

譯述者

趙元

任爾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By

LEWIS CARROLL

Translated by

YUEN SEN CHAO, PH. D.

1st ed., Jan., 1922

5th ed., Apr., 1931

Price: \$0.6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譯者序

會看書的喜歡看序，但是會做序的要做到叫看書的不喜歡看序，叫他愈看愈急着想看正文，叫他看序沒有看到家，就跳過了看底下，這才算做序做得到家。我既然拿這個當作做序的標準，就得要說些不應該說的話，使人見了這序，覺得他非但沒有做，存在，或看的必要，而且還有不看，不存在，不做的好處。

阿麗思漫游奇境記是一部給小孩子看的書。在英美兩國裏差不多沒有小孩沒有看過這書的。但是世界上的大人沒有不是曾經做過小孩子的，而且就是有人一生出來就是大人，照孟子說，大人的心也同小孩子的一樣的，所以上頭那話就等於說英國人、美國人，個個大人也都看過這書的。但是因為這書是給小孩子看的，所以原書沒有正式的序，小孩子看了序橫豎

不懂的，所以這個序頂好不做。

阿麗思漫游奇境記又是一部笑話書。笑話的種類很多，有的是譏刺的，例如法國的 Voltaire，有的是形容過分的，例如美國的 Mark Twain，有的是取巧的，例如相傳金聖歎做的十七言詩，有的是自己裝傻子的，例如美國的 Artemus Ward，還有種種不好笑，名為笑話的笑話，例如從各國人的眼光裏，評判別國人的笑量，和審笑官能，……這樣例如下去，可以例如個不完。但是這部書裏的笑話，另是特別的一門，牠的意思在乎沒有意思。這句話怎麼講呢？有兩層意思：第一，著書人不是用牠來做提創什麼主義的寓言的，他純粹拿牠當一種美術品來做的。第二，所謂「沒有意思」就是英文的 Nonsense，中國話就叫「不通」。但是凡是不通的東西未必盡有意味，假如你把這部書的每章的第一個字連起來，成「阿越這來那她那靠他阿」十二個字，通雖不

通了，但是除掉有「可做無意味不通的好例」的意味以外，並沒有什麼本有的意味在裏頭。「不通」的笑話，妙在聽聽好像成一句話，其實不成話說，看看好像成一件事，其實不成事體。這派的滑稽文學是很少有的，有的大都也是摹仿這書的，所以這書可以算「不通」笑話文學的代表。從前 Artemus Ward 在一羣迂夫子跟前演說，他們聽了莫明其妙，以為這位先生的腦子大概有點毛病，過後有人告愬他們說 Artemus Ward 是一個滑稽家，他演說的都是些笑話；他們回想想，果然不錯，於是乎就哈哈地補笑起來。要看不通派的笑話也是要先自己有了不通的態度，才能嘗到那不通的笑味兒。所以我加了些說明，警告看書的先要自己不通，然後可以免掉補笑的笑話。以上是關於笑話的說明，但是話要說得通，妙在能叫聽的人自己想通牠的意味出來，最忌加許多迂註來說明，在笑話尤其如此。所以本段最好以刪去為妙。

阿麗思漫游奇境記又是一本哲學的和論理學的參考書。論理學說到最高深的地方，本來也會發生許多「不通」的難題出來，有的到現在也還沒有解決的。這部書和牠的同著者的在哲學界裏也佔些地位。近來有個英國人叫 P. E. B. Jourdain 的做了一本羅素哲學趣談書，他裏頭引用的書名，除掉算學的論理學書以外，差不多都是引用這部奇境記和一部牠的同著者的書，可見牠的不通，一定不通得有個意思，才會同那些書並用起來。至於這些哲理的意思究竟是些什麼，要得在書裏尋出，本序不是論哲學的地方，所以本段也沒有存在的必要。

阿麗思漫游奇境記的原名叫 *The Adventures of Alice in Wonderland*，平常提起來叫“*Alice in Wonderland*”，大約一八六七年出版的。牠的著者叫路易斯加樂爾 (Lewis Carroll)。這個人雖然不是「不通」笑話家的始祖，

但是可以算「不通」笑話家的大成。他曾經做的這一類的書有許多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現在繙譯的這部和一部叫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的。這第二部書的名字咱們可以譯他作鏡裏世界，也是一部阿麗思的游記。路易斯加樂爾是一個小孩子的朋友，他自己雖然沒有子女，但是他的親近的小朋友非常之多，所以他懂小孩子的性情，比一般做父母的還要深些。他所寫成書的那些故事他曾經在牛津對他的小朋友常講着頑，但是有一層：這些聽故事的小孩子雖然真有，可是路易斯加樂爾這個做故事的並沒有其人。你們試在大英百科全書裏查姓加樂爾名字叫路易斯的，一定查不到這個人。這話怎麼說呢？試在索引裏查查看，就知道阿麗思漫游奇境記著者的真名字是查爾斯路維基多基孫（*Charles Lutwidge Dodgson*），他做頑意兒書的時候才叫路易斯加樂爾，但是他是以別名出名的，所以甚至於做他

的傳的人 *S. D. Collingwood* 也題他的傳曰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Lewis Carroll, 1898*。多基孫的生死年是一八三二初到一八九一初，就是前清道光十一年末到光緒二十三年。他的行業是牧師和算學教師，誰也料不到他是做這類書的人。後來人知道了路易斯加樂爾就是他，他還假裝着不承認。他在算學裏也稍微有點供獻，不過沒有他的「不通」派滑稽文那麼出名。從前奇境記這部書初出的時候，英國女皇維多利亞看了非常贊賞牠，就命令他們記得把這人以後再做的書隨出隨送上去。誰曉得底下一部書一送上去就是一部又難又無味的代數學方列式論！這都是揭破人家筆名祕密的結果。所以咱們最好還是就記得路易斯加樂爾，不再提多基孫這個真名字，免得和算學多生事節。既然最好不再提多基孫這個名字，那麼這段裏多基孫這個名字應該本來不提，所以這段講多基孫的序也應該完全刪掉。

阿麗思漫游奇境記這故事非但是一本書，也曾經上過戲臺。戲本是 Saville Clarke 在 一八八六年編的。近來美國把牠又做成影戲片。又有許多人仿着這個故事做些本地情形的笑話書。例如美國康橋哈佛大學的滑稽報在一九一三年出了一本阿麗思漫游康橋記，勃克力加洲大學在一九一九年又出了一本阿麗思漫游勃克力記。以後也說不定還會有阿麗思漫游北京記呢。但是一上戲臺或一上影片的時候，這故事就免不了受兩種大損失。一，戲臺上東西的布置和人的行動都很拘束，一定和看過原書人所想像慣的奇境的樣子相衝突。這原書裏 John Tenniel 的插畫的名聲是差不多和這書並稱的（這個譯本裏除掉第一、三、七、二十七畫以外亦都是他的，裏頭有幾個中國字是譯者「譯畫」的）。所以戲臺上改變了原來的樣子，看過書的人看了牠一定失望。二，影戲的布景固然可以自由得多，不過用起人來

裝扮成動物，也是很勉強的事情；但是牠最大的損失是在影戲總是啞叭的缺點。像平常影戲裏在前景後景當中插進許多題辭進去，更不會念得連氣，所以書裏所有的「不通」的笑味兒都失掉了。那麼說來說去還是看原書最好，又何必多費麻煩在這序裏講些原書的附屬品呢？

阿麗思漫游奇境記這部書一向沒有經繙譯過。就我所知道的，就是莊士敦 (R. F. Johnston) 曾經把牠口譯給他的學生宣統皇帝聽過一遍。這書其實並不新，出來了已經五十多年，亦並不是一本無名的僻書；大概是因為裏頭頑字的笑話太多，本來已經是似通的不通，再繙譯了變成不通的不通了，所以沒有人敢動牠。我這回冒這個不通的險，不過是一種試驗。我相信這書的文學的價值，比起莎士比亞最正經的書亦比得上，不過又是一派罷了。現在當中國的言語這樣經過試驗的時代，不妨乘這個機會來做一個幾

方面的試驗：一，這書要是不用語體文，很難繙譯到「得神」，所以這個譯本亦可以做一個評判語體文成敗的材料。二，這書裏有許多頑意兒在代名詞的區別，例如在末首詩裏，一句裏 he, she, it, they 那些字見了幾個，這個是兩年前沒有他，她，牠的時候所不能繙譯的。三，這書裏有十來首「打油詩」，這些東西譯成散文自然不好頑，譯成文體詩詞，更不成問題，所以現在就拿他來做語體詩式試驗的機會，並且好試試雙字韻法。我說「詩式的試驗」，不說「詩的試驗」，這是因為這書裏的都是滑稽詩，只有詩的形式而沒有詩文的意味，我也本不長於詩文，所以這只算詩式的試驗。以上所說的幾句關於繙譯的話，似乎有點說頭，但是我已經說最好是丟開了附屬品來看原書。繙譯的書也不過是原書附屬品之一，所以也不必看。既然不必看書，所以也不必看序，所以更不必做序。（不必看書這話，其實也是冒着一個「不通」的險）

說的，因為在序的第一段裏，我就希望看序的沒有看到這裏早已跳過了去看正文，看到入了迷，看完了全書，無聊地回過頭來翻翻，又偶爾碰到這幾句，那才懊悔沒有依話早把全書丟開了不念給譯書的上一個自作自受的當呢！

一九二二民國十年六月一日趙元任序於北京

要。

排版注意：因以上所說種種的理由，這篇序文應該從頭至尾刪掉，請排版的，校對的就照辦爲

又，這幾句話是專門給排版的，校對的看的，並不是書稿的一部分，千萬不可以也把他排入，弄成一個大「不通」的笑話。

凡例

一、注音字母：現在個個人算應該認得注音字母的，所以當面問人，「你認得注音字母不認得？」是一句失禮的話。用客氣的問法，只好說，「你的注音字母熟不熟？」假如人回答不熟，就一點不失體面（其實亦許不熟是因為從來沒有認得過的緣故）。現在恐怕看這書的於注音字母也不大熟，所以再寫一道備查。

ㄅ	伯	ㄆ	拍	ㄇ	墨	ㄋ	勿（蘇州音）	ㄌ	勿（上海音）
ㄆ	德	ㄇ	特	ㄋ	訥	ㄌ	勒		
ㄑ	革	ㄎ	客	ㄎ	額	ㄎ	黑		
ㄑ	稽	ㄑ	欺	ㄑ	倪	ㄑ	希		

出之

彳癡

尸詩

日日

尸資

ㄅ(參)差

厶私

一衣

ㄨ鳥

ㄣ迂

丫啊

ㄚ阿(彌)

ㄘ呃

ㄗ(爺)韻

ㄣ哀

ㄣ(畏)韻

ㄣ塢

又歐

ㄣ安

ㄣ恩

ㄣ骹

ㄣ(哼)韻

儿兒

五聲註法如下：拼平賞去入。又如高揚起降促。

二、讀音：讀音不拘哪種方音，但是除幾處特別叶韻外，最好全用國音。

三、讀詩的節律：詩裏頭兩字快讀，只佔一字時間的，都印得靠近些。例如第

十章一四八頁。

「離」一「開」一「了」一「多」一「不」一「必」一「照」一「京」一「音」一「念」一「牠」一「勿」一「又」一「亡」一「亡」

一句裏頭「離」字算八分音符，「開」「了」兩個就都是十六分音符，其餘也是同樣。這樣念起來才有板眼。

四、語體：敘事全用普通語體文，但是會話裏要說得活現，不得不取用一個活方言的材料。北京話的用詞比較地容易懂些，但是恐怕仍舊有太土氣難懂的地方，所以底下又做一個特別詞彙備查。這個用詞的問題與讀音的問題絕不相干，例如書中用「多麼」是北京俗詞，但是咱們可以照國音念牠「勿」一「亡」一「不」一「必」一「照」一「京」一「音」一「念」一「牠」一「勿」一「又」一「亡」一「亡」

五. 繙譯：

本書繙譯的法子是先看一句，想想這句的大意在中國話要怎麼說，才說得自然；把這個寫了下來，再對對原文，再盡力照「字字準譯」的標準修改，到改到再改就怕像外國話的時候，算危險極度。但是有時候譯得太準了，就會把似通的不通變成不通，或是把雙關的笑話變成不相干的不笑話，或是把押韻的詩變成不押韻的不詩，或是把一句成語變成不成語，在這些例裏，那就因為要達原書原來要達的目的的起見，只可以稍微犧牲點準確的標準。例如第七章裏 in the well 和 well in 能譯作「井裏頭」，「儘儘裏頭」這種雙關的繙譯是很難得這麼碰巧做得到的。所以到了第九章 The more there is of mine, the less there is of yours, 這是沒法子直譯的，所以只得譯牠成一句口氣相彷彿的話，「所曠愈多，所學愈少。」但是這話的內容，離原文的差得很遠了。